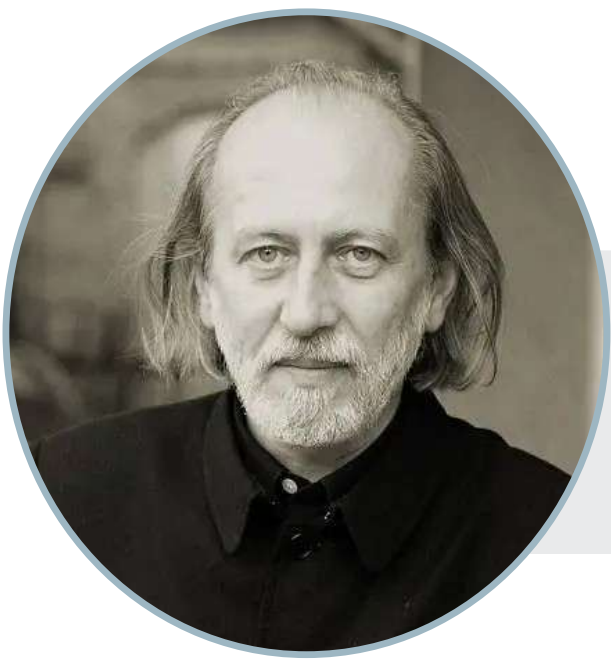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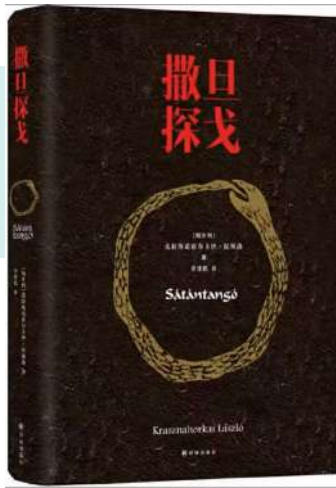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拉斯洛·卡撒兹纳霍凯,匈牙利小说家和编剧,1954年生于匈牙利久洛。1985年发表处女作《撒旦探戈》;7小时电影《撒旦探戈》和《鲸鱼马戏团》分别改编自拉斯洛的代表作《撒旦探戈》和《反抗的忧郁》;曾获得德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奖、科苏特奖、布克国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,作品《撒旦探戈》《仁慈的关系》《反抗的忧郁》等均被引入中国出版。2025年10月,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

20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,颁给了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。没错,这个名字极其拗口,但跟他的作品比起来,已经算明白如话了。

文学自20世纪以来直到今天,尤其是西方文学,已经在抛弃读者、自说自话、玄虚晦涩的路上一路狂奔、越走越远。

按他们的说法,传统的写作,到了托尔斯泰、巴尔扎克、狄更斯等人的手里,已经至矣尽矣、蔑以加矣,把所有能写的都已经写到了尽头。

现代作家只有另辟蹊径,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巨大的革新。于是,现代小说的故事情节、可读性越来越淡化,对哲理、生命、心理的挖掘和对前沿写作技巧的探索,则越来越深入,不可避免地与普通大众拉开了距离。所以,读现代的文学作品,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,已经变得越来越难。

相比去年,今年的拉斯洛,远在东欧,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迥异,写作风格深受西方存在主义、魔幻现实主义等流派影响,阅读门槛变得更高,连向普通读者介绍他的作品,都成了一桩颇费踌躇的难事。

甚至连他作品的中译者都说:“读这本几乎不分段落的小说,就像读没有标点的古文,每读一行都感觉艰难……这本书于我,是一种虐读。”(译林出版社《撒旦探戈》译者序)

虽然想要深入浅出地介绍他的作品,是一桩难事,但总要试试。今天先和他的代表作《撒旦探戈》入手。

《撒旦探戈》的故事情节,捋清以后其实很简单,甚至有点“无厘头”:

它就讲了一个没落村庄里的村民被骗的过程。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村庄中,这里与世隔绝败不堪,充满着无尽的死寂与绝望。集体农庄已经耗尽了村民的生活热情,让他们只有通过偷情和相互算计来获取残存的快慰。在集体农庄即将解体之时,村民们密谋贩卖了集体的牛并试图携款潜逃,去追求所谓的黄金世界。一个哥哥甚至骗取了七岁妹妹的所有钱款,导致妹妹绝望自杀。这时候,从城里来的两位“救世主”伊利米阿什和裴特利纳蛊惑了他们。这两位与政府合作的骗子,宣称可以带着村民走出生活困境。他们以调查小女孩的死为由,展开了一场先知般的演说,并顺势榨取了他们的钱财,把村民带到城里各个地方,从事所谓“神圣的工作”。当村民们背井离乡、断绝一切后路,流落到城市,才发现从事的居然是“持续而警觉地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,严密记录下所有人的看法、传言和所发生的事件”,完全看不到希望。在一段无望的抗争之后,村民们梦想破灭,不得不重新回到更加破败的乡村,陷入更加绝望的状态之中。

小说将骗子视为“撒旦”,书中有村民被洗脑后跟随骗子跳“探戈舞”的一段情节,就是书名的来源。

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,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说它读起来很难?主要是它特殊的写作手法和丰富的政治隐喻。

关于写作手法,一方面,作者以碎片化的形式将故事做了空间和时间上的切割,从不同侧面以空间为中

心建构事件。而且,在碎片化叙事中又不乏散点叙事,比如医生所见和施密特家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一个事件,这样就形成了空间叙事、碎片化叙事和散点叙事的复杂交互逻辑。

另一方面,“医生”的设置丰富了小说的叙事人称,整部小说是第三人称叙事,但“医生”出现时,作者会有意识地引导读者跟上“医生”的“主观镜头”,转换成第一人称叙事,使读者的视点在“自我”和“医生”中游移,并在此基础上,形成了小说的“环形结构”。小说采用“探戈舞步”的叙事结构,即“六步前进,六步后退”,形成循环往复的节奏,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
小说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另一点,是它的超级长句。

“秋日的虻虫围着破裂的灯罩嗡嗡地盘飞,在从灯罩透出的微弱光影里画着藤蔓一样的‘8’字图案,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撞到肮脏不堪的搪瓷面上,随着一声轻微的钝响重又坠回到它们自己编织的迷人网络里,继续沿着那个无休止的、封闭的飞行路径不停地盘飞,直到电灯熄灭;一张富于怜悯的手托着那张胡子拉碴的脸,这是酒馆老板的脸;此刻,酒馆老板正听着哗哗不停的雨声,眨着昏昏欲睡的眼睛盯着飞虻愣神,嘴里小声地嘟囔说:你们全都见鬼去吧!”连译者都说:“读这样的长句,与其说是中文,不如说像太极拳,缜密沉着,缠绵不断,节节贯串,是中文写作者凭中文思维不大可能写出来的中文。”但这样黏稠、缠绕、似火山熔浆涌流的句子,却无比贴合小说中的氛围,把那种绝望、压抑的感觉描绘得丝丝入扣。

关于小说的“政治隐喻”,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。

小说讲述的是一个“外来人”欺骗的“本地人”故事,联想到匈牙利的历史大部分都处在“外族”的控制之下,是否就是匈牙利历史的象征?其中的“农业合作社”等背景以及对村民一切行动的监视,难免让人联想到二战以后该国的极权高压时代;而骗子提出的“投资资本”及至最后的破产,是否也在暗示走资本主义道路,也是一个被骗的过程……可以引发无数联想。

当然,有一定阅读储备的读者,更能从中读出纯文学的快乐。书中大量的隐喻、象征以及内心独白和意识流等手法,可以从中看到卡夫卡、乔伊斯、普鲁斯特、马尔克斯等人的影子。

小说绵密深邃的细节与心理描写,则又继承了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19世纪经典作家的传统,让作品增加了一层可喜的厚度。

总之,这是一部需要极大耐心来细品的小说。听说还据此拍摄了一部长达七个小时的同名电影,尚未领教,或可同作一观。

不读拉斯洛会不会遗憾?

文/半文

9日晚,瑞典文学院将202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。这带来的是文学界的一场狂欢,铺天盖地地阅读,媒体铺天盖地地评述。《文艺报》当晚七点四十二分发公众号《一起来读新晋诺奖得代表作,气短的人不要尝试》。同为作家、教授的王老师在晚上十一点发朋友圈,她读的是纸质书:今晚读新晋诺奖作家拉斯洛。从八点出头读到将近十点,读了译者也很可能是拉斯洛最早的中国读者余泽民的序言,之后选了一个不到20页的短篇《茹兹的陷阱》,没想到读了三遍,用时超过一小时!套叠长句、隐含情节、模糊线索、冷峻批判、多重视角……使我无法一目十行打卡式完成阅读。

说实话,在此之前,我从来没听说过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。当然,我也不以此为耻,就像在去年诺奖公布前,我从来没听说过韩江。某诗人说拉斯洛的《撒旦探戈》是近百年来西方最伟大的小说,远超《百年孤独》。我不评价他的观点。我只说:你若是在他得诺奖前就敢这么说而不怕被口水淹死,就牛了!作为一个普通读者,你若是在得诺奖前,在2025年10月9日19时前就读过他的作品,已经很牛了。要是读过并且认可他的作品那就更牛了。

我喜欢短句。在我的阅读和写作中,喜欢简洁、干净的文字。对那些冗长的复杂的作品天生畏惧,绕道而行。看了关于拉斯洛的介绍,那些关于拉斯洛式长句、那些无法一目十行、那些气短的人不要深读,我有些畏惧。我喜欢简单。但“我喜欢”,不是评价这个世界的唯一标准,甚至,不是标准。我喜欢吃菜,你喜欢吃肉。不代表菜比肉好。我喜欢吃鸡肉,你喜欢吃牛肉,不代表鸡肉比牛肉好。我喜欢简洁、干净,好。拉斯洛复杂、长句,肯定也好。同样,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个标准。多元的世界,才是丰富而美好的世界。被诺奖认可,全世界,一年一个,怎么可能不好?所以,虽然畏惧,但还是想读一读。就像有一盘美食放在你面前,并且是免费的,没理由不尝一下。尝一下,不一定喜欢。但不尝一下,肯定会遗憾。就像去年,不读一下韩江,显然,不会因此就过得不好,但总感觉会留有遗憾。

我找到他的两部作品:《仁慈的关系》《撒旦探戈》,一部短篇小说集,一部长篇小说。畏惧漫长,就看短篇。《仁慈的关系》,浙江文艺出版社,2020年1月版,短篇小说集,一个序八个短篇。读译者余泽民的序言《他看透了人与人隔纸式的依存》。的确,不止一次地说到了“拉斯洛”的难译与难读。因为长句,太长,有时半页纸没一个句号,容易绕晕。

选读《理发师的手》《茹兹的陷阱》两个短篇。《理发师的手》写到主人公西蒙为了钱财,打死了在酒馆里总是炫耀自己获得了八万五千福林的老乔卡。然后不厌其烦地写他寻找这大笔钱的过程,各种翻箱倒柜,包括翻找那个样子奇特的尸体。最后,找到了一张纸,没承想他寻找的那一大笔钱还在纸上。他为了并不存在的一大笔钱而成了杀人犯。于是,又不厌其烦地写到了他的逃亡,写他感觉自己肯定无法逃脱,他最后还想要些体面,于是,去理发,那个像杀猪佬一样的理发师的巨大的手掌,和他手掌心的闪着光亮的剃刀,让西蒙浮想联翩。这个全疯或半疯的理发师的话,也让西

蒙浮想联翩。他沉浸在他的巨大的浮想联翩里,而理发师沉浸在闪闪发亮的刀刃。用这个刀刃刮脖子,我隔着纸也感觉到了那种森森的寒气。不清楚那个刀刃有没有割开西蒙的喉咙。因为小说结束了。所有的逃亡、刀刃、浮想联翩,都结束了。只有我的脑袋,还在虚空里飞。

混乱与焦灼、窒息和幻灭,各种意象纷至沓来。小说以“拉斯洛”式长句,大量的连绵不绝的长句,营造了一种令人窒息的阅读,让读者切身地感受到主人公内心的这种混乱与焦虑、窒息和幻灭。“他未曾想过是自己的软弱、懒惰,以及一切完整的事物都在他掌中破碎所带来的痛苦,将他推向了这人生的关键时刻”。用一个长句,细腻、精准地展现人物的内心。

《茹兹的陷阱》延续了拉斯洛标志性的长句叙事风格与存在主义哲学内核,以荒诞的情节和复杂的结构,揭示了人类在秩序与混乱、窥视与被窥视中的生存困境。主人公“我”在乘坐通勤列车时偶然注意到神秘男子科沃勒斯基。他每天站在书报亭前以“充满激情的目光”注视乘客上车下车,仿佛某种仪式。出于好奇,“我”开始跟踪科沃勒斯基。窥视与反窥视开始。

跟踪过程中,“我”发现科沃勒斯基在窥视退休军官萨博。萨博独居陋室,专注研究一种被称为“死亡之钟”的食木虫。他甚至用腐烂的树根创造封闭环境,试图破译昆虫传递的“信息密码”。萨博似乎察觉到被跟踪,转而反向监视科沃勒斯基。作品又从他者的视角,展开第三阶段的叙述。两人在街道、庭院,在不同场景下展开无声的博弈,最终在自助餐馆相遇。

他人即地狱。我想起这个著名的论断。我说:他人,也是天堂。那个醉醺醺的女厨师姑兹大婶从厨房窗口探出头,以“撒旦般幸灾乐祸的目光”审视这三个男人:跟踪者、被跟踪者与研究者,他者,构成了这个荒诞而多元的世界。

世界在崩塌中重建,又在重建中崩塌。你很难想象,一个喜欢用拉斯洛式长句表达内心的拉斯洛疯狂地着迷中国文化、着迷李白、着迷中国人用筷子吃饭,他甚至沿着李白走过的行程,从长安出发,重走盛唐诗路。李白的诗歌是简洁的,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”二十个字,就能陡峭地站立在唐朝,甚至一直穿越宋、元、明、清,历经千百年时间的长河。一首诗,呈现一个丰满多汁、浪漫飘逸的大唐盛世。一个迷恋中国文化、迷恋李白的匈牙利作家因为喜欢写拉斯洛式长句而获了诺奖。这是一种多元的重叠的胜利。短句,简洁、干净,好。长句,复杂、幽深,也好。我猜测拉斯洛这个人也是多元的,他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简洁的拉斯洛,也住着一个复杂的拉斯洛。住着一首古诗的简洁,也住着《仁慈的关系》的复杂。

实话,我还是喜欢简洁。但只有阅读好的东西、认识好的东西、承认好的东西、学习好的东西,人才会生长,世界才会前进。就文字而言,韩江是“素食”,拉斯洛是“肉食”。都好,就都尝下。不一定喜欢。不尝一下,会遗憾。



那个世界的欺骗与绝望

文/龙烟